



# 在廣濶的道路上

——徐建春的故事——

王毅弟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|----|
| 不安心.....  | 3  |
| 学种地.....  | 12 |
| 領導学习..... | 17 |
| 开除富農..... | 25 |
| 麥收.....   | 32 |
| 見毛主席..... | 40 |
| 办社.....   | 44 |
| 当了社長..... | 49 |
| 学习.....   | 60 |
| 入党.....   | 67 |
| 后記.....   | 73 |



## 不 安 心

徐建春站在一片丰饒的玉米田边，直神地瞅着远方。她眼前是一望無边的玉米田，在白色烟霧的籠罩下。天，是透明的，但并不十分晴朗，刚从地里滚出的太陽，云蒙蒙的，放着金紅的光芒，把一切都染上一層淡淡的紅色，大地更加新鮮了。

烟霧很快变成露珠兒，挂在肥大的玉米叶上，又滴在地上。地是黃黑色的，肥壯厚实，水珠一落下，馬上就吸進肚里了。

徐建春心緒很乱，無心干活。

她把鋤头放下，坐在上面，望着雨后早晨的景色，和那浮动在地面上漸漸消散了的烟霧，一陣难过。她觉得，她的最大的願望，正像这晨霧一样，一点一点的消失着，不見了；变成露珠兒，滴在地上了。

她想起在学校时候的生活，更加难过起來。

那时候想的多么好呵。臨畢業的时候，同學們互相交談个人的理想，她曾那么坚定地說：

“我决心当个革命干部，干一輩子革命工作。”

但是，一九五一年春天高小畢業以后，想升学，家庭供給不起；要出去工作，又沒有合適的地方。一切都不如願，回到

家里，她苦惱極了，成天的愁眉苦臉，話也不乐意說，活也沒心思干，好像从心眼里就不是村里的人似的。

她是一九五〇年入团的，一个光荣的青年团员，当然不能只蹲在家里鬧情緒。当时，党支部号召党员、团员带头参加互助组，她响应号召，組織了一个七户的互助组。她对工作很热心，又很認真，不久組員們便选她当互助组长。

那时候，村里只有她这一个互助组，群众不相信組織起来的好处，背后議論說：

“互助组光打仗也打不完，还想搞好生产。”

“她这互助组呀，不是咒它，恐怕能过‘七七’难过‘百日’。”

有的嘴上不说，背后里不是摇头就是挤眼。一些好心的老人，便劝徐建春：

“孩子，一家一个门，一人一个心，难搭弄在一块儿呀，趁早别操那份心吧。”

这些嘲笑和劝说，也引起徐建春的顾虑和害怕。她担心自己年轻没有经验，真的把工作弄坏了，叫那些尖嘴子看笑话。当时互助组也实在有些问题，组员们纷纷反映：记工不合理，干活好的和干活孬的每天都记十分工。妇女们意见更多，有的说：“不能把俺挣的工分都记在家长名下。”有的说：“干活家庭也不给穿，不如不干。”有的就反映说给妇女记的工太少。

这么些问题纠缠在一起，更使徐建春苦惱起来。她埋怨農村太落后，工作不好干；她埋怨農民小气，針尖大点小事也

看在眼；她埋怨自己沒有主意，不該担任下互助組長來。因此她盼望着早走，早早脫离开这些困难。有时候她这样安慰自己：反正在家里住不久，就像等車的旅客一样，有了車就走。

这些思想，阻碍着她去積極地想法克服困难。結果，互助組的問題越來越多，有的人已經想退組了。

麥收以后，得到公安干部学校招生的通知，她的心忽地飛了起來，什么也不顧了。她怕娘和組員們阻攔，誰都沒有告訴，就偷偷地報上名，經過考試，被錄取了。

她多么高兴呵，不久，就是革命干部啦。有一天晚上，她夢見自己已經是个女公安干部，穿着干部制服，騎着烏亮的腳踏車，这村那村的工作……。

她背着娘，把被子、衣服、袜子、鞋等等，都拾掇好了。但是要走的事，不知怎么泄露了消息，被組員們知道了，組員們都不高兴，都來七嘴八舌地嚷嚷：

“你走了誰当組長？”

“你丟下的工作交給誰呀？”

副組長李正元也來說：“你不走吧，咱一塊兒來解決互助組的問題，把互助組領導好，那时你再走俺也不留你了。”

娘也無論如何不讓走。

走，走不了；不走，又不甘心，她苦惱極了。

这些日子，她什么活兒也干不下去。本來，她从小就愛劳动，七、八歲就幫爺爺拉車，替媽媽送飯，學着鋤地、刨地。解放以后上了學，可也沒斷着劳动。因为家中沒有勞力，農忙的時候就請假回家干活，拉下的功課以后想法補上，功課还是很

好。可是現在，好像并不喜欢劳动，对从小就用汗水澆过的土地，也不留恋似的。

她从小就喜欢花兒，也画的很好，过去下地看到野花，都掐下來帶回家，插在瓶子里，或是夾在書里。眼前那么多的花兒，蝴蝶兒，她理也不理。

中午，她回到家來，呆呆地坐在桌子前，手里握着本書，卷了又松，松了又卷。娘拾掇好了飯，她也不吃。

娘掀開門帘進來。

“快吃飯去，不要和我嘔氣。”

“誰和你嘔氣，你不讓我走，才弄的我这个样。”

她埋怨地瞪了娘一眼，把头往旁边一扭，又不吱聲。娘自己出去坐下，拿起塊玉米餅子，也吃不下去。这几天娘的心縮在一起了，吃不下也坐不下的。叫閨女走吧，舍不得，一生只有兩個女兒，大女已經出嫁，这个小的像心里的寶貝，离开一天也想念的难过；不讓走吧，女兒天天不吃飯，弄坏了身子可怎么办呵。她又來劝：

“好孩子，我这样大年紀，也不能种地，你走了我靠誰？”

“我能守你一輩子？”

娘是少言淡語的人，被女兒一句話，又堵的上不來話，徐建春却像決了堤的水一樣，說開了：

“你風里雨里沒過一天舒坦日子，也要我和你一樣，翻一輩子土塊，轉一輩子鍋台、磨台！”

她委屈的嘴唇也抖索起來。

“我，年輕輕的，大事還干不完呢，干這沒有出息的庄稼

活，當一輩子守財奴。和我這樣大年紀的人，誰不往前奔，誰還蹲在家里為自己服務。你也不給我想想，和我一起畢業的，人家走的走，飛的飛，你把我圈在家里，圈小雞似的……”

她越說越傷心，把書一推，哭了起來。

女兒哭，娘也抹淚。娘說：

“你是互助組長，大伙不放你走，你走得了？”

這話觸了痛處。她抽泣着，想着：

“在學校里，團支部、老師時常教育自己：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，才是有為的青年。我扔下互助組走，把困難丟給大家，像逃兵似的……”想到這里，她心里一陣慚愧。但是再一想：

“不，不能，當一個互助組長算得什麼，我要出去干大事，干革命工作，那才真正是為人民服務呢。”

這麼想着，也僅僅是安慰安慰自己，真要走，又總覺得有件心事在責難自己，怎么也擺布不開，干脆伏在桌子上，唔唔地哭起來。

徐建春豐潤的臉兒有些變瘦了，一雙俊秀的眼睛，時常紅蒙蒙的。

幾天以來，團支部書記曾對她進行過幾次幫助。

在一次團員大會上，團支部總結團員在互助合作運動中的作用，表揚了徐建春帶頭組織互助組。徐建春開始感到，領導互助組，是件重要工作。

這一天，剛下過一場雨。吃過午飯，娘在澗碗，徐建春坐

在炕上，透过窗上的玻璃，望着天空浮动的残云，心里乱蓬蓬的，犹豫不定的乱打主意。

党支部書記徐茂亭來了，一進門就关心地問道：

“建春，还很苦惱吧？”

“嗯，”徐建春勉强地笑一笑，这些天她誰也不乐意理睬。

徐茂亭坐下，慢慢地掏出小烟袋抽着烟。

“别苦惱下去啦，沒有好处。安下心好好干吧。國家建設嘛，到处進行，那里不需要青年的力量？”

他哈哈地笑着，又使勁抽一口烟，一股白烟圈在屋里轉旋着。

“青年人嘛，誰不想远走高飛，我年輕的时候，也和你一样。可是，在旧社会里，天下是人家的，不說一个窮庄戶人飛不出去，就是出去，也沒有你的好处。現在，哈，到处一样，人人都有出路，干什么也有出息。我很同意青年們出去干革命工作，自己村子多給党貢獻些人才，是件光荣的事情。可是，話又說回來啦，革命不光外面需要有文化的人，農村也需要呵。”

“人家都出去抗美援朝，上工厂，当干部，讓我在家里种地，窩囊一輩子，我不干。”

“种地窩囊嗎？”

“怎么不窩囊？整天‘老牛翻土塊，風吹雨打日头晒’……”

徐建春本來說的是气头上的話，但是看到徐茂亭低着头，好像在生气，自己又后悔起來。

徐茂亭并没有生气，他抬起头笑道：

“怕困难嘛，到那里也干不好工作。青年团员是不应该怕困难的。不要瞧不起农业生产，农村也要建设社会主义，若是人人都想远走高飞，这么大的农村扔给谁去建设？再说，扔下农村，你能建成社会主义？你应该把互助组搞好，以后再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啦，集体农庄啦，我看也满有出息，你说不对吗？”

徐建春难为情地笑了笑，徐茂亭又说：

“你这个互助组，是全乡第一个，搞好搞坏，都对今后互助合作运动的影响很大呀。”

徐茂亭的谈话，好像在徐建春心里点起一把火，周身热呼呼的不安。

她相信，国家实现了工业化，建成了社会主义，农民也是幸福的，可是，这得熬到什么年月？劳动光荣是光荣，但搞一辈子农业生产，总不如在外面见识多，进步快。这个疙瘩，她一时还解不开。

夜里，她躺在炕上，怎么也睡不着。

外面刮着大风，树叶子嘩嘩啦啦地响；桌子上的火油灯，灯头忽闪忽闪的跳。

她吹灭了灯，想马上入睡，可是乱七八糟的思想，像无数条小虫子，爬进爬出，搅得她辗转不安。

“怎么办呢？”她问自己。

她从炕上摸到两根火柴梗，折成一长一短，心想：我在黑影里抽，抽着长的就走，抽着短的，二话不用说了，非留在家里

不可。她又覺得這很可笑，難道抽着長的就真的能走嗎？

“無論如何，一個青年團員，不能辜負群眾的期望，和黨、團的教育；不能把工作弄個不三不四，扔下就走。”

她想到這裡，心一跳，好慚愧呵。

她又想起，入團宣誓的時候，團區委書記的話：

“一個青年團員，必須服從國家需要，響應黨的號召，執行團的決議……”

“咳，團的組織動員自己別思想不定，要把互助組搞好；黨又教育自己不要瞧不起農村，走向集體化也需要文化；組員們又囔囔着不讓走，看樣子我走不了啦。”

他傷心極了，淚水濕透了枕頭布。

但是，青年團員的責任感和組織觀念，使她慢慢冷靜下來。她睡不着，悄悄爬起來，在黑影里坐着反復地想着。她覺得，青年團員在任何情況下，都應該個人利益無條件地服從集體利益。若是一個團員為了個人竟忘了集體，那就等於破壞集體，也就失去了青年團員的美德。她知道，黨和團的組織對她的希望，是搞好互助組。黨支部書記不是講的很明白嗎？這個互助組搞好搞壞，對全鄉的互助合作運動的影響很大呀。黨給了我這樣大的責任，對我抱有這樣大的希望，我沒有權利扔下這責任走呀！她又想：走，最容易，背起包裹就走了，但是，如果黨交給的任務沒有完成，為了個人利益就丟開不管，這多丟人，這還像個什麼樣子的青年團員呢？會難過一輩子的呵！

“對，我不能走，我應該在家裡搞好互助組！”

她急忙擦去眼泪，心里也松快了許多。

第二天，和她一塊考上公安干部学校的同学來約她走的时候，她坚决地說：



“你們先走吧，工作需要我，我不能走，等以后有了机会我再走。”

## 学 种 地

徐建春决定不走之后，首先向組員檢討：因为想走，对互助組放松領導，造成工作損失。接着，她和組員一起商量，詳細討論了合理記工和妇女的工分等問題。解决了这些問題，互助組前進了一大步，男女組員們生產情緒也一天天高漲起來了。

但是，和組員們一起干活，她最苦悶的是不会生產。不光二十四節干什么活的知識不懂，連鋤多深、耕多深的最起碼的常識也不懂得。她常常苦悶地想：“互助組長主要是領導生產，不懂生產怎么領導呢？”有的时候也犹豫：“搞農業，五花八門的道道太多，还是出去工作好。”可是这个想法，自己也覺得不对，青年團員遇到困难就想退却，像什么話。

她下定决心，要学会种庄稼。

經過半年多的努力，推車、鋤地、留苗、收割等庄稼活，她都学会了。有一次学推車，車翻了三次，最后一次是翻在溝里，把腿压去一層皮，火燒火燎的痛，組員們都劝她不推，她不听，直到学会了才罢。秋收的时候，她一次能推一百八十多斤。

秋收以后，她打算趁秋耕的机会，学会耕地，他想大家一定会欢迎和支持她。在一次組員大会上，她提出这点，想不到

遭到大家的劝阻。

“那不是閨女干的活呀。”

“你才是剛下学的学生，干不了那么重的活。”

“你尖尖的孩子腔，連牲口也喊不住。”

徐建春反对这些意見。她說：

“不要瞧不起妇女，妇女不少胳膊也不缺腿，过去妇女不能干的事多着啦，現在哪一件不能干？”

她举出郭俊卿、梁軍等一大串女英雄的事迹，妇女們听了很高兴，可也还有些老人說：

“才十六歲的人，耕地力气还不够哪。”

但是，徐建春下定决心要干的事，就一定要干到底。这天，李正元到东泊耕地，徐建春也随着來了。最初李正元劝她回去，她批評李正元說：“你們怎么总是瞧不起妇女呢？”說的李正元沒話可說，只得打好了塋，耕了几趟，把犁耩交給徐建春，說：

“你試試吧；可要当心，別吃了虧。”

徐建春接过犁來，还没有走上兩步，犁耩就往旁边倒，牲口也不听使喚，喊一声竟掀起尾巴來要跑。李正元一看不好，急忙跑過來，徐建春固執着不給他犁，他着急地說：“牲口、犁耩都不听你使，別吃虧，算了吧！”

徐建春只得撒开手，气鼓鼓地走到地边上坐下。

犁耩在李正元手里，像綉花針那么輕巧。到地头上，輕輕一提，把繩一拉，牲口轉过弯兒來，犁又輕輕插進土里，翻着泥浪前進。

一对大騾子，迈着慢騰騰的步子，低着头，忽閃着耳朵，噴着鼻子，順順从从的拉犁。

徐建春不服气地想：“我为什么就不能呢？犁耩往一边倒，牲口不听使，只是說明我不会，說明不了我学不会。”

她有个不服輸的脾气，別人会的事，她就想会，只要下定决心，沒有难倒过她的事情。在学校里，不管課文作業多难，別人說她不会，她也不吱声，悄悄地学，直到学会才罢。在家里，娘說她不会做針綫活，她拿起針綫活來就仿照着娘做，做不好再做，做坏了重做，直到做的整整齐齐，針脚兒又齐又密才算完。

現在，她蹲在地边上，眯着眼睛，托着臉腮，仔細的研究着：李正元走的步子是直綫的，穩当的，身子筆直，有时候犁耩一歪，也不慌張，穩穩当当用手一扭就行。她想想自己，大概是一步左一步右的，自己先沒走直，撐不硬架势，犁耩也就隨着歪扭。

她又站起來，走到李正元跟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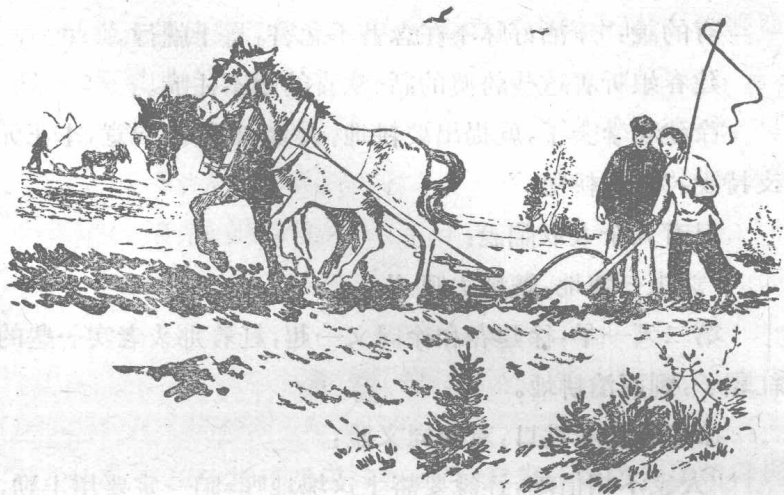
“大叔，我再試一試。”

“你不行，算了吧。”

“你好好教給我，保准行。”

李正元只得把犁耩交給她。她剛一接過來，牲口竟馬上站住不动彈。喊一声，不动，再喊一声，还是不动。李正元朝她笑笑，意思好像是：“看看，能行嗎？”

徐建春沒管三七二十一，鼓足勇气，大胆地使勁甩一鞭子，牲口吃驚地撒開腿就往前奔，她鼓着勁兒往前赶，犁耩又



不听使，一下左，一下右，耕的弯弯曲曲，像长虫爬的一样。

李正元喊道：“有门道，有门道！眼向前看墒沟，身子挺直，手撑硬着，不要慌！不要慌！”

徐建春照着李正元的指教，一气耕了三趟。

胶东的秋天，格外凉爽。这天云蒙蒙的，太阳也不晒人，风儿丝丝溜溜地刮着，怪舒服的。若是会耕地的，并不费多大力气，可是刚学耕地，顺不上劲，用力就特别大。李正元看看徐建春累的满头大汗，脸红的像霜打了的红柿树叶，衣服被汗水浸湿了，粘在身上。他走了过来要建春歇息，但是建春不答应，擦擦汗，掠掠头发，催起牲口又来回耕了三趟。慢慢的，牲口听使唤了，犁耢在手里也不捣蛋了。

晚上，组员们听说徐建春能耕地，都夸奖。老年组员说：“都说念书的人干不得活，看看建春，下学不久，年纪又小，还是女孩子，竟也学会了耕地，不是奇事？”